

廣東新語卷十

分目

學語

白沙之學

日泉之學

弼唐之學

事師

白沙弟子

羅公為師

翟先生善教

拜五經

齋居拜先師

白沙從祀

廣東新語

卷十

分目

一

廣東新語卷十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撰

學語

白沙之學

吾鄉理學自唐趙德先生始昌黎稱其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亟排異端而宗孔氏者也宋則梁先生觀國有歸正一書謂蘇氏父子所爲文出入禪諦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胡待制寅亟稱之明興白沙氏起以濂溪之學爲宗於是東粵理學大昌說者謂孔門以孟氏爲見知周先生則聞而知之者程伯子周之見知白沙則周之聞而知之者孔廣東新語卷十

學語

一

孟之學在濂溪而濂溪之學在白沙非僅一邦之幸其言是也

白沙先生初學于康齋而未有得歸坐春陽之臺潛心數年乃恍然有得於孔顏之所以爲樂其學蓋本諸心其功則得於靜故每以靜中養出端倪教人其言去耳目支離之用非去耳目也去其支離之用也其不事著述而欲歸於無言蓋以道之顯晦在人不在言伏羲著述止數畫而畫前又有易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剩言而已矣又謂此理之妙不可言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

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

甘泉之學

甘泉初遊江門夢一老人曰爾在山中坐百日卽有意思以問白沙白沙不以爲然是則白沙亦未嘗欲人靜坐也然明道見人靜坐輒嘆爲善學紫陽亦曰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甘泉則謂古之論學未有以靜坐爲言者程氏言之非定論蓋孔門之教皆欲從事上求仁動時著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纔致力卽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懼慎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又云涵

廣東新語

卷十

學語

二

養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又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明道云學在知所有養所有明道得孔孟之傳者也其語學也上下體用一貫中正而無弊朱陸各得其一體故也朱語下而陸語上宗旨各有所重

白沙本於濂溪陽明本於明道其學未始不同而當時二家弟子各執師說不相下有建寧太守者爲甘泉陽明創大同書院于武夷以見二家大同之意甘泉聞之甚喜謂已與陽明戮力振興絕學一以濂雒爲宗致良知以體道猶磨鏡以照物不是一空知便已故曰格物物卽爲物不二之物至

善是也知止定靜安慮能得則格之矣吾之言格物與陽明之言致知無二旨也顧端文云陽明之知卽甘泉格物甘泉之格物卽陽明之致知大均謂知在於物物外無知物在於知知外無物知不可致必格吾物以致之物不可格必致吾知以格之格致一也湛王之說善會之無有不同格知中之物致物中之知而大學之道盡之矣

甘泉先生嘗開禮舍僧寺來學者令習禮三日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使深思以求自得陽明云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甘泉者殆聖人之徒也青蘿廣東新語卷十

學語

三

云陽明之學過於高惟甘泉所論純粹平正上下皆可企及至于宋儒之中專信明道尤爲獨得之見先是甘泉在京師與陽明講求正學天下靡然從之號陽明之派曰浙宗甘泉之派曰廣宗而陽明早世甘泉獨以高壽作人學者慕風而至得以及門爲慶幸噫嘻可謂盛矣

甘泉翁年七十有五始得致仕作歌云歸來乎而嗟余其歸矣東西南北之人兮安所不之矣水宿山棲兮忍其饑矣因取道江浙泛錢唐遊憩于武夷久之常爲九曲櫂歌令諸生歌以相樂有一篙一篙至無終篙篙相接終有通之句歸至羅浮日

夕端坐石上未嘗至家年八十復遊南嶽築室紫雲峰麓集衡陽人士而誨之數月乃返年九十二時又遊南嶽道過古州鄒文莊率同志數百人趨迎戒曰先生高年猶殷殷訪友此可徵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無多問以煩長者也時文莊年亦六十臨別淚落沾襟翁顧慰之曰謙之何悲也豈以予年老不復再會耶後十年當再過子其後四年翁九十有六又欲往遊武夷未行而病臨終爲門人諄諄說易昔人云人不學便老而衰若翁者其真自強不息之力也哉

彌唐之學

廣東新語

卷十

學語

四

明興白沙氏起其學以自然爲宗無欲爲至蓋天之學也天無欲而四時行日月無欲而萬物以之變化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以其無欲焉耳白沙得其微當時來學者至傾天下甘泉擴其緒而大之及門四千餘人然以爲求友于南得龐彌唐一人而已初彌唐講學羅浮官南都時又講學於新泉書院年五十有三致政乃請爲甘泉弟子甘泉命主天關講席都授廣州嘗言呂涇野在北龐彌唐在南二子者中分吾道而治可謂不孤自甘泉沒彌唐與陳唐山林艾陵劉素予黃萊軒岑蒲谷鄺五嶺何古林霍勉衷爲天山講易之會四仲

月則大集天關弼唐謂陽明之所謂知卽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卽陽明之所以致知與甘泉體認天理之說不相悖良知莫非天理天理莫非良知原無二旨當是時甘泉陽明二家弟子各執其師之說互有異同自弼唐爲之會通而浙廣二宗皆於弼唐悅而誠服於時鄉士大夫翕然和之若何古林則講學訶林薛中離則於金山黃泰泉於白雲鍾叔輝於寶潭楊肖齋葉允中於歸善葉絅齋於羅浮王青蘿於粵秀而其在廣州者遇朔望必偕至天關就正於弼唐絅齋云先生聖儒不言而躬行其質行諸儒不能逮也而教人則廣東新語卷十

學語

五

尤精微純粹要而不煩可謂篤論者也弼唐名嵩字振卿南海人

事師

白沙之於吳聘君也爲之執役數月而不敢請益一言其後賀黃門欽於白沙亦然旣別爲白沙像事之出告反面周布政使於白沙迎至藩堂使之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而丁知縣積者初至新會未視篆卽上謁白沙事以師禮凡有所聞行之惟恐不及姜進士麟者始見白沙則曰吾聞人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人問之輒曰活孟子活孟子云嘉魚

李世卿三至白沙其始也居七越月繼也一歲又繼則居二歲矣當是時師弟子相與登高望遠追逐雲月賦詩飲酒以爲歡至於何物而爲道何物而爲學其師不言曰吾以待世卿之自得也弟子亦不問曰吾亦待吾自得之也而白沙亦嘗言曰吾與世卿朝夕無所不言所未言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之所及者將以待世卿淡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此白沙淡於愛世卿者也湛文簡初至白沙齋戒三日而後敢求教舉於鄉卽焚路引從白沙十有三年旣得其旨乃出而求仕然猶一舉足不敢忘師所至輒

廣東新語

卷十

學語

六

爲書院以奉之又以白沙愛慕羅浮向未能至乃於黃龍洞爲祠以濂溪豫章延平與白沙祀又於衡山爲嶽麓精舍專祀白沙其後文簡沒門人因以配享論者謂文簡此舉以高明廣大之地處其師而卽以之自處蓋真善於爲學者也而龐弼唐者於甘泉沒場居天蠶者三年守天關講席廿餘年朝夕瞻拜不倦他若鍾景星郭肇乾陳謨三公則皆棄舍舉業從文簡燕京服勤數載而後歸洗進士桂奇者初分司冬官卽上疏求南以從文簡於南雍而方文襄以吏部郎中佞陽明上因論學遂事以爲師黃夢星者承其父命數千里往浙

從陽明居數月輒一告歸省父去二三月復來如是者屢屢陽明甚嘉歎之楊復所之於近溪無須與離亦圖小像事之歲時與同志祭奠薛中離舉進士後乞歸侍陽明於虔陽明之沒爲仗興隆寺率同志數十人朝夕哭焉以行人求使山東暇卽王氏家經理其事遂自越及魯謁孔孟廟集多士大會於嶧山講學還京卽疏請陸象山陳白沙入祀廟庭制從象山罷歸又白當道大祠宗山以祀陽明之數公者皆可謂善事其師如七十子之心悅而誠服者也今天下異端盛行釋老多而儒者少士大夫卽欲爲儒而無賢師可事南北分家意廣東新語卷十

學語

七

見各別又安得有白沙甘泉陽明三先生者倡明洙泗之學以開壟曠予亦得周旋執御於其間也哉

白沙弟子

新會志有白沙弟子傳弟子一百餘人以伍雲爲首雲字光宇新會人與李子長並知名然白沙之門見道清徹尤以林先生光爲最光字緝熙東莞人所上白沙書得力過於甘泉可直接白沙學脈弟子傳當首緝熙白沙嘗語人云從吾遊而能見此道踐履者惟緝熙耳甘泉亦云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沂濂雒以達于洙泗當是時得其門而入

者南川一人南川者緝熙也

羅公爲師

東莞羅公亨信以給事中丁艱歸設塾授徒凡宗人朋舊子弟皆就學不受束脩凡三年乃起復還朝孟子謂人之患好爲人師如羅公者吾患其不好爲人師耳

翟先生善教

博羅翟先生宗魯字一東砥礪節行居處必恭行必古禮之循來學日衆於堂下置茅蔭三一收放心在兩階間來者居之旬日放心收矣乃升堂一有過在西階下一改過在東階下知改移之東能廣東新語卷十

學語

八

改復升堂學者遵教惟謹

拜五經

南海人陳元自恨不學晨夕陳五經拜之久之忽能識字歸善楊先生傳芳居嘗讀易謂恐歎去不見姬文周孔每雞鳴而起焚香向周易再拜日玩一卦久之洞見象數之奧新會人陳烈讀書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求放心章始知其故靜坐百日遂能一覽無遺然甘泉云此事若非知本恐亦未有所得仍須以不求記爲善學

齋居拜先師

南海陳先生激衷號堯山齋居設先師孔子佺朝

夕禮焉恒計勤惰以自罰或大或跪託先師讓之
曰激衷爾有過盍改諸淡自刻苦家人罕見其面
不設枕席者二年倦則憑几少息復起明燈正衣
冠而讀嘗苦強記因讀程伯子聰明睿智皆從此
出喜曰得之矣自是動靜起居一主于敬嘗言學
者大志貴剛觀之乾爲金金百練斯純純斯剛吾
人之學法天非剛不可又言以吾心善念之微敵
百欲之攻正如杯水勝車薪之火苟非終日乾乾
顧諟警惕惡能大而不變故曰尊德性而道問學
惟尊則不屈於欲然後無以尚學以充之成性存
存道義之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此也又言聖

廣東新語

卷十

學語

九

人之教小卽大淺卽淡故曰下學而上達夫子食
不語寢不言此正是參贊天地所在文王與太姒
相對時卽對越上帝天匹男女何私欲之與有理
在是心在是德在是道在是生生之謂易也

白沙從祀

薛文清從祀議當隆慶時朝臣以陳獻章王守仁
焚請攻者紛如上罷守仁其後又罷獻章萬曆十
二年復以二子請攻如前上不聽乃與胡居仁焚
祀四子學行不同薛胡宗朱子陳王宗大程子而
陳微兼濂溪王兼象山上兼收之大哉聖學
廣東新語卷十終